

人物剪影

# 化雨催春春满园

## ——记楹联家邹宗德

刘瑞君

又是雪花飞舞时,又近贴春联的时候了。去年此时,《邵阳日报》和邵阳市楹联学会合作,以连续推文的方式,呼吁人们贴合格、规范的春联,勿使传统文化蒙羞。加上山西《运城日报》发文遥相呼应,节日的喜悦感和文化感叠加和交融,成为那个春节里火热的话题。那次活动发起人正是邹宗德,现在,他又密切关注春联动向。他是真的希望楹联文化行稳致远。

邹宗德,20世纪60年代出生,隆回人,其母亲是魏源的第六代侄孙女。他是中国联坛十秀之一、湖湘楹联七子之一,还是中国楹联界最高奖——梁军笔奖的获得者。2021年,邹宗德入选湖南省“三百工程”文艺家。在诗词楹联界,他是唯一享此殊荣者。

邹宗德在联坛跋涉的数十年中,一直不断刷新自己的高度。然而,他的梦想与荣光绝不是一枝独秀,他要的是满园春色、万马奔腾,市井与庙堂都有楹联不容被忽视的光芒。所以他除了创作外,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做三件事情:一是致力于楹联的理论研究;二是在全国各地开展楹联讲座,开展楹联教育;三是发掘楹联文化遗产。

邹宗德对于楹联的理论研究之路,起步于他二十多岁的时候。彼时他风华正茂,满腔热血,在各种古籍里千淘万漉。随着认知边界的不断拓展,他的精神空间也不断扩大,著书立说的想法被振兴楹联文化的使命感点燃。他一鼓作气,陆续出版了《对联散论》《湖南隐字联探秘》《楹联知识读本》《对联快速入门》等,给楹联爱好者打开了一个靠近古典文化的入口。

2022年,凝聚了邹宗德数十年创作经验的《对联创作学》出版,全书近30万字,从延续传统到创新发展,解答了不同层次的学习者在创作过程中的困惑与疑问。此书出版后的2023年4月,邹宗德获得了当代楹联理论最高奖——“瓯海杯”对联理论奖。

事实上,邹宗德在楹联理论上的贡献远不止于此。在《湖南楹联》一书中,他留下了九万多字的著述。此外,他还编写了《大学实用语文·对联》。他对车万育《声律启蒙》的研究也下了苦功,先后搜集和研究了十多个不同版本的《声律启蒙》,收藏了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版本。

文学形式中有风情万种,为什么独爱楹联这一种?邹宗德说,楹联是唯一列入民俗的文学艺术,它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里,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他有足够的理由确信,楹联将是下一个文学高峰。这不是单纯的预言,更是他的梦想。

然而文学高峰的到来,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和承担,邹宗德试图通过一棵树去撼动另一棵树,通过一个群体去影响另一个群体。他不断讲学,足迹遍布湖南、贵州、广东、山西、四川等地,近五年中举办讲座或学术活动上百场次,近万人次参与听课。邹宗德的对联讲座更多地针对教师和学生这个群体。他连续十年在隆回二中开设对联兴趣班,师生之间的同频共振、情投意合,学生的金句频出,使他看到了楹联的未来。

2023年4月,隆回县楹联教学名师选拔培训班盛大开班,这是邹宗德向隆回县教育局基金会会长夏亦中先生建议、筹划和大力促成的。

2019年7月,邹宗德乡村楹联教育基地在隆回县七江镇挂牌成立,直接将楹联的触须深入村庄内部。他的学生囊括了当地学童、教师和洗脚上田的农民。而后,七江镇挂起了一千多副木刻对联,这些对联都是邹宗德发动楹联家征集来的。一个偏远山区小镇能有如此思想和主张,不得不令人惊讶和感慨。

到目前为止,邵阳各级楹联组织发展会员上万人,成为“中国楹联强省”湖南省的主力军团。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周玉清先生自称是邹宗德的学生,他盛赞道:“新时期的楹联文化,湖南在全国居前列,邵阳在湖南居前列。”这份成绩单,是和作为邵阳市楹联学会会长的邹宗德的创作水平、人格魅力、组织能力和辛苦耕耘分不开的。《邵阳晚报》“巧联句”栏目,十余年间吸引国内外楹联高手共挽风云,这也和主持人邹宗德的策划力、建言力以及他在楹联上的威望是分不开的。2021年,邹宗德作为《对联》杂志的学术指导,他将这一栏目切换到了《对联》杂志,改为“拉网对句”栏目,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。

邹宗德亦曾在邵阳电视台《开讲邵阳》栏目,以7万余字共12讲全面系统介绍了邵阳楹联文化。从2011年起,《邵阳日报》为他开设“水府品联”专栏,他为此撰写的108篇文章,后结集为30万字的《邵阳历代名联鉴赏》出版。从2019年1月开始,又在《邵阳日报》开辟“邵阳名胜楹联”专栏,连续三年发表100多期,后结集为《邵阳名胜楹联集》。他如此迫切地希望每个人都能欣赏楹联之美,所以生命不息,奋斗不止。

让楹联星火成燎原之势的使命感,促成了邹宗德关注和挖掘楹联文化遗产的自觉。1999年,邹宗德发现城步儒林镇古隐字联,《羊城晚报》等40多家新闻媒体发表了关于这副隐字联的报道或争鸣文章。不计其数的学者文人循着隐字联的遗迹而来,籍籍无名的古宅一夜成名。

2005年,邹宗德发现和推介了武冈市浪石古楹联村,后该村被中国楹联学会授予“中国第一古楹联村”。2009年,邹宗德发现永州新田县龙家大院古楹联村,为此他获评当年中国联坛“十大新闻人物”。2013年,他在江西吉安发现了溪陂古楹联村。2018年,他到邵阳县岩口铺镇扶贫,又促成了对车万育故居的保护。

从弱冠之年到如今奔花甲,邹宗德一直在写楹联、说楹联的路上。他在楹联创作上的高度令人敬佩,而他在楹联知识的传播上所做的努力则令人感动。他凭一己之力,搅动一池春水,使英雄汇聚,让楹联焕发出新的生命力,蓬勃生长成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文化现象。楹联是他扛在肩上的一面旗帜,是他种在人世间的文化自觉,在乡镇则助力乡村文化振兴,在城市则赓续历史文脉。在文化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,他从不曾辜负生命,也不曾辜负这个时代。

樟树坳茶座

# 学唱京剧

李化球

1993年,我参加了邵阳县首届老年风采赛。在“才艺展示”部分,大家满以为我会以漫画参赛,然而出乎意料,我唱了一段京剧,结果获得比赛三等奖。的确,除了漫画,戏曲尤其是京剧是我的第二个业余爱好。

我记得小时候我最爱看的是木偶戏。及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我在陕北工作期间,便经常去看秦腔与晋剧。我第一次接触京剧是在1956年,那年我去西安开会,在梅兰芳捐资修建的五四剧院,看了一场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主演的《孔雀东南飞》。1959年,在西安又看了一场由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主演的《双阳公主》。1960年回湘,在邵阳市看了洪江京剧团演出的《玉堂春》与《杨门女将》。我几乎是逢戏必看,确也乐在其中。而博大精深京剧艺术更是让我折服,让我赞叹不已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现代京剧风靡全国。城乡处处可以听到用高音喇叭播放的现代京剧。在此期间,我与很多人一样学会了一些京剧唱段,比

如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》《浑身是胆雄纠纠》《我们是工农子弟兵》等等。当时我在林场工作。有一次开大会时,主持人“点将”要我唱一段京剧给大家听听,以活跃气氛,我也只得“献丑”。我唱了《红灯记》中一个十分激越高昂的唱段《雄心壮志冲云天》,竟然赢得了“满堂彩”。

1971年,我被安排到林场的的一个生产队。一天晚上,队长派我与一位工人去“守野猪”。所谓“守野猪”,就是在田里搭建一个用杉木皮盖的简易工棚,人在工棚中,一边敲梆(一般就是一截竹筒),一边吆喝,使野猪不敢来啃吃农作物。在我“守野猪”的那天晚上,月光如水,万籁俱寂。为了排忧解难,也为了吓退野猪,我陆陆续续地唱起了《打虎上山》等京剧唱段。就这样,我与那位工人算是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。

2005年,我在邵阳县老年大学成立之际,试唱了几段京剧。学校领导觉得我还唱得不错,“矮子里头拔将军”,要我担任戏曲班的教师。当时我还有

点自知之明,说教师我可不敢当,充其量只能当个“领唱”。在当戏曲班“领唱”的两年半时间里,为了拓宽戏路,我还买了一些有关京剧唱段的书,找了一些京剧唱段资料。我们不仅学唱了一些现代京剧,还学了一些传统京剧唱段,如《三家店》《贵妃醉酒》《穆桂英挂帅》等等。我跟大家说,照着曲谱学戏,固然可以学“会”,但唱戏与唱歌不同,必须唱出戏的韵味来。在此期间,学校还从文化馆请来了会拉京胡的琴师。大家有拉有唱,有说有笑,非常开心,期间还作了两三次汇报演出。

2009年,我从邵阳县移居到大祥区。这里当时是邵阳市京剧票友协会所在地,前来唱戏的戏迷与票友有好几十人。大家每周聚会三次,在一起演唱。协会虽然没有专职教师,但有不少票友唱得非常棒,这也给了我学习的机会。京剧要求唱得“字正腔圆”,有韵味,对此我也下了些功夫,用心揣摩,取得了一些进步。在京剧票友协会,我度过了六年愉悦时光,并且由一位“戏迷”成长为一名“票友”,对此,我感到十分欣慰。只是由于岁月不饶人,我的嗓音与气息日渐“式微”,不得已已在2016年从票友协会“退休”。不过,在家看电视时,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经常打开戏曲频道,去欣赏、品味一些名家的戏曲艺术尤其是京剧艺术之美。

我酷爱京剧,也感谢京剧,是京剧给了我快乐,并给了我力量。



崀山风光

郑国华 摄

乡土视野

# 割 蜜 去

钟九胜

“割蜂蜜去!”朋友在“圈子里”吆喝。

去白水洞割蜂蜜,一年一度,几乎成了圈里的保留节目。朋友这一吆喝,应者云集。

因为种种原因,这个活动我还从没参加过。每次听到朋友们割蜜的趣闻,看到他们笔下灵动的文字,真是又羡慕又嫉妒。今年的机会,真的不容再错过。朋友懂得我的心思,先问询了我的时间,再到群里去吆喝。

去了白水洞,才觉得有点小小的遗憾。往年割蜜,他们要穿过白水洞主景区,爬到罗山湖,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,才能到达大山深处养蜂的农家,然后在那里嬉游、割蜜、吃农家腊肉、喝农家蜜酒,想想都让人馋。可是这一次,进了景区的大门,养蜂的老杨说声到了,就带着大伙去看他的蜂箱,去看他们割蜜。想象中的那一路风景,说没就没了。

上上周和诗社的吟友到这里开了重阳诗会,上周带5岁的孙子到这里看了水帘洞瀑布。这白水洞,少说也来过几十回,尽管这里景色绝美,却也禁不起这么频繁地看,直把它看到平淡无奇。

不过老杨的蜂箱,在峡谷两旁的绝壁之下、树丛之间,平常我们走的是“官道”,从来不知道这里还养着这么多小精灵。武士崖脚,一条仄径,是养蜂人踩出的小道吧,一溜摆着十数只蜂箱,蜜蜂嗡嗡地钻出钻进。胆小的,向老杨要一顶防护纱罩;胆大的,就素面朝蜂。

老杨揭开蜂箱的盖子,群蜂乱舞。他随即抽出一块“蜂脾”,上面密密麻

麻却又相当规整的正六边形蜂巢里,满是金色的蜂胶,还滴滴答答地流着蜜汁。老杨用小刀割下一小块一小块蜂胶,挨个让我们品尝。咬一口蜂胶,又甜又腻。

看了一阵老杨割蜜,随意问一些养蜂经,大家便四散开去,漫无目的地游观。

白水峡谷左边的这条冲,以前从未走过。看两旁峰峦特出,深处苍山隐约,一定另是一片洞天吧,走走走?我心中这样想着,脚下便来了劲,自个儿向这个未知的世界走去。水泥铺砌的游道,蜿蜒到山的深处。一道山涧伴随着游道,时左时右,急处如瀑,轰鸣震耳。深秋的阳光,温情而执着,为它视域中的万物,无等差地涂上一层淡金色。

一个人的游观,是很随意的,走走停停,东张西望,兴之所至,略无约束。

登了几百级台阶后,游道向右一折,陡陡地爬向武士崖的后背。那道溪涧一下就淡出了视野,山中立刻安静了许多。轰鸣的巨响,一变而成雄浑的男中音。这时,可以听到一些不知名的小鸟啾啾的鸣叫,恍若流丽的女高音,给已近麻木的听觉带来额外的刺激,人就更精神了。

沐着日光,在步梯上小坐。道旁开满了各种小花,以一种穗状花序的绒绒的紫色小花为主。这是一种本地常见的小花。小时候,我应该是能叫出它的名字的,至少清楚它的俗名。离开土地那么多年,大多数的草木,已隔膜到不知其名。有时,努力地想起起当年和邻家小姐姐常玩的那些斗草游戏中的

芳草名,却是白搭,只能怅然。这些平凡的小花,往往容易被忽视。然而今天,却格外地粘我目光,因为花丛中不少的蜜蜂在穿行,在亲吻。

蜂很小,看样子,就是老杨家的。刚才大家还在纳闷,在这少花的深秋,这些蜜蜂该到哪里去采蜜呢?看惯了城里那些人工栽培的大红大紫的各色鲜花的我们,本能地会忽略这些不知名的微不足道的的小花。但蜜蜂不会。

仔细看这些小蜂,在这些小花朵上它们不是飞,而是爬,或跳,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,穗形花序上的每一个小朵它们都不放过,却也并不流连。那些小足飞快地移动,它的吻不停地点进花朵中,只几秒钟,十余个小朵的花穗便被它们亲了个遍。以前常听说蜜蜂忙碌,今几个算是亲见了。

是这遍地的小花,成全了这些蜂儿,让它们能酿出甜腻的蜜来。每一朵花都有盛开的理由,这也算一个吧。可是,换一个角度来想想,不也是这些蜂儿成就了这些花朵,让它们绽放灿烂的笑颜?

看老杨割蜜,我暗笑那些傻蜂,酿了这么多蜜,却不知享受,实在是劳碌的命。现在看来,这个非人类的世界里,没有谁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或许,正因为这样,这世界过了一百年、一千年,还是那样和谐安谧。

在白水洞这条陌生的游道上的这些微细的发现,让我明白,大自然是常看常新的,只有亲近自然,人才不至于退化得太快。

难怪,割蜜的活动这么受欢迎。(钟九胜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歌词展播

# 爱在洞口

石争光

人生是一场旅行,  
在这世上谁将与我同行?  
我奔赴洞口潭,  
寻找来时那一束光,  
穿过幽暗拥抱爱与从容。

人生是一场修行,  
前行路上谁能给我指引?  
我探秘双壁岩,  
终于发现每一段路,  
苦过以后自会云淡风轻。

生在洞口,  
像蔡锷一样,  
为了共和要去斗争。  
家在洞口,  
像菲溪一样,  
为了生活要去追梦。

守在洞口,  
像雪峰山一样,  
为了民族要去冲锋。  
爱在洞口,  
像苏宝顶一样,  
为了理想要去攀登。